

青海民族民間文學資料

(內部參考，請勿引用)

第 4 集

(“格薩爾王傳”研究資料)

青海省文聯民間文學研究組印

1959. 11.

目 次

必須珍惜文化遺產……〔蘇〕米哈依洛夫



格斯尔的故事的三个特征^{〔蒙〕策·達木丁蘇榮 白 歌 樂 譯}

总 論

关于「格斯尔的故事」的諸本之独特性 …………… (1)

各种蒙文本「格斯尔的故事」 …………… (13)

布利亞特本「格斯尔的故事」 …………… (20)

衛拉特本「格斯尔的故事」 …………… (21)

各种藏文本「格斯尔的故事」 …………… (22)

关于「格斯尔的故事」的人民性 …………… (29)

关于「格斯尔的故事」的历史性 …………… (33)

蒙藏歷史文獻 …………… (35)

中國歷史記載 …………… (41)

結 語 …………… (52)

必須珍惜文化遺產

——關於“格斯爾史詩”的內容本色

〔蘇〕米哈依洛夫

近幾年來，在我們的國家里已經更有計劃地，更深入地研究着蘇聯人民的各種民間故事和史詩。從事於這一有意義的而又有興趣的研究工作的是我們的學者、作家、歷史學家、文學家以及許多科學研究部門。在幾個加盟共和國的首都——塔什干、阿拉木圖、伏龍芝、烏蘭烏德等曾先後召开了以討論民間的各種故事、史詩，並鑑別其有無人民性從而給以新的解釋和評價為宗旨的會議。

這些加盟共和國的學者和莫斯科、列寧格勒的學者們均出席了這些會議。最近在由高爾基文學研究所和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聯合召开的會議上，作出了故事、史詩研究工作的若干方面的總結。

在這次會議上，除肯定了這次會議成就和進一步研究故事、史詩將有其重大意義外，並指出了今後在故事、史詩的研究上，必須遵循在總結已往的工作經驗基礎上，根據更確凿的証據，以馬列主義的方法進行深入研究的方針，而給學者們指出了如何以真正的科學態度來解釋人民藝術成就的途徑。同時號召我們的學者，必須也只有和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思想表現，即否認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才能

正确地解决民间文学研究当中的錯綜复杂的问题。

我們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多年來研究故事、史詩的經驗証明，如果忘記这一斗争就要犯严重的錯誤。在过去某些学者和作家，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着斗争，实际上是已經陷入民族文化否定者的泥坑，而走上了拋棄民族遺產的途徑。例如：在布里雅特蒙古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一九四八年，这个共和国的一些作家、学者所发表的評論“格斯尔史詩”——各地格斯尔故事的統称——的文章中，認為这个故事是通过格斯尔这个形象散布了歌頌血腥統治者成吉思汗，贊揚封建制度，敌視俄罗斯人民的思想毒素的一部作品，同時力图証实“格斯尔史詩”系由異地传入而与布里亚特的民間故事没有任何关系。他們就从这一荒謬的論点出发，得出了“格斯尔史詩”是屬於封建帝王的一部反动作品的結論。对于这样的錯誤观点，文学报不仅未加任何反对，却以同意的态度先后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一九五〇年二月登載了許多类似这样的錯誤文章。

一九五三年六月，由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和布里雅特文化科学研究会在烏兰烏德所联合召开的會議上，才肯定了布里雅特“格斯尔史詩”所具有的人民性而給探索“格斯尔史詩”思想內容的工作作出了宝贵的貢獻。

“格斯尔史詩”是人民的光輝故事之一，学者們以充分的根据把它列入了構成世界文化宝庫的文学巨作之中。“格斯尔史詩”的出現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它以全部或部分地流传在西藏、內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布里雅特蒙古。

在“格斯尔史詩中”除描写原始的生活和神話、信仰外，

并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的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人民反对社会上黑暗压迫的斗争及其他们的正义要求和愿望。关于格斯尔从未遭受封建喇嘛的歪曲篡改的真正的“格斯尔史诗”中可以看到：“仁厚的统帅”“英明的可汗”，“为平常的人奋斗的消灭十方十大祸根的可汗，为清除世界上的邪道，消灭人的祸害而保护无力的贫困者的格斯尔是玉帝从天上派下来的，并不是由神佛派下来的”等这样的句子。

格斯尔以正义的斗争终结了一生。因为“格斯尔史诗”是由人民大众所创作，所以即便是有某些增删之处，但是格斯尔为正义而所进行的斗争终身奋斗，仍然可以从每一章节中看得出来。比如格斯尔一生以来，便以消灭专以啄瞎初生婴儿眼睛的乌鸦和咬断小孩舌头的喇嘛的战斗开始了他的伟大的斗争，接着便消灭了吃人的妖精，遮蔽太阳的妖魔，生吞活人的斑毛虎。

格斯尔以和薩萊河的三个可汗所进行的战争树立下了他的战斗功勳。故事是这样的：薩萊河的三个可汗，为了夺取格斯尔的繖盖的夫人侵入到他的疆土，残杀了他的勇士，摧残了他的故乡，俘虏了他的属民并作了奴隶，当格斯尔回到故乡后，立即和薩萊河的三个可汗及伯父——叛徒朝统开始长期战斗，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

仅以这个简单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格斯尔史诗”是由人民创作，格斯尔是人民集中了许多故事中的英雄人物而加工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因此，怎能将格斯尔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血腥统治者成吉思汗相比呢？“格斯尔史诗”是产生在成吉思汗出现于历史舞台的二百年前。还有“格斯尔史诗”不仅流传在蒙古，就是在西藏和土耳其的某些种族之中也在

流传。如果說蒙古人有可能讚頌成吉思汗，但是被侵略的西藏、土耳其的人民也讚頌成吉思汗这就沒有任何根据了。

說在“格斯尔史詩”中誹謗了俄罗斯，也是在捏造。当十——十一世紀最初蒐集这个故事時，不論是西藏或蒙古他們还并不知道什么俄罗斯，因此，对当时的作者來說，还没有可能在格斯尔史詩中反映出歌頌或誹謗俄罗斯的内容來。距此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后，布里雅特人才和俄罗斯的人民发生了关系，这一生活中的大事，在布里雅特人民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反映，反映了布里雅特和俄罗斯之間建立关系是友誼的、良好的。

达·車林必仓、嘎·契登萊包夫·哈·那木斯來耶夫、契·嘎拉薩諾夫及其他否定“格斯尔史詩”的文艺批評家、学者和作者們，認為故事中的妖魔系影射俄罗斯。我們应当知道这个妖魔不仅危害了布里雅特，而且也曾危害过俄罗斯。在布里雅特的一个故事中有表达如何鎮伏妖魔的故事，从被鎮伏的妖魔的肚腹中解剖出許許多多的布里雅特人和俄罗斯人。由此可见妖魔既摧残过布里雅特人又摧残过俄罗斯人。又如流传在布里雅特的“格斯尔史詩”一段中說，当妖魔要进攻格斯尔時，由于俄罗斯的边境队的送信，才使格斯尔脫了险。故事中显然表现了妖魔不仅敌視布里雅特，而且也敌視俄罗斯，那么無論如何是不能把俄罗斯与妖魔相比了。

說“格斯尔史詩”与布里雅特的民間故事沒有因緣关系也是靠不住的。遭受过封建喇嘛思想影响的蒙古的“格斯尔史詩”曾流传到居住在貝加尔湖东岸的布里雅特之間确是事实，但也不應該忘記居住在貝加尔湖西岸的布里雅特之中有着比蒙古的“格斯尔史詩”較為簡單而在内容上有显著差別

的布里雅特形式的“格斯尔史詩”这一事实。布里雅特“格斯尔史詩”和蒙古的“格斯尔史詩”除了仅仅主要人物人名和某些細小的章节有其相同之处外，其余絕大部分都是純粹的布里雅特式的故事。在布里雅特的“格斯尔史詩”中，較之蒙古的“格斯尔史詩”反映了更早的原始社会的巫师思想和母系社会制度的残余。布里雅特的“格斯尔史詩”明显地反映了布里雅特人民的生活习惯及其宗教信仰。

因此，否定“格斯尔史詩”的評論是帶有抹杀民族文化的性質的錯誤評論。一般來說，民族文化否定者，他們是不尊重人民的，不是以主人翁的态度來对待民族的文化遺產，而是輕率地断送它。他們对民族文化遗产往往以微小的理由或根本沒有任何理由地來加以誣毀，开归結为宮廷的、士大夫的、庙宇与人民的东西。

当然，这样否定民族文化的思想表現是不能不受到苏联公众的譴責的。这样也就揭去了他們欺騙人的外衣，使正确評價故事、史詩的意見贏得了胜利。

在研究“格斯尔史詩”上，布里雅特蒙古苏維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某些学者、作家其所以犯这样錯誤是由于他們离开了馬列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反历史的粗暴的态度形式主义的联系方法代替了科学的分析研究方法所致。

达·車林必仓、嘎·契登莱包夫、哈·那木斯來耶夫、契·嘎拉薩諾夫及其他人士，在研究故事、史詩方面的企图，首先表明了他們是以反历史的态度來对待故事和史詩的。比如說封建時期的人民和集体农庄時期的人民那不可能是一样的，他們的思想認識比之苏維埃時期的人民的思想認識当然要落后得多。然而对这样一个不可置辯的事实，这些学者

竟要否認。如果說，過去的一個故事它是反映了人民群眾的理想和願望，那麼這所被反映的理想和願望，只能是那個時代的人民的理想和願望，則不可能是蘇維埃時期的人民的理想和願望。由於時代的不同，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的不同，因而也就決定了思想意識的不同。封建時代的人民的理想是摻雜着極原始而又混亂的宗教觀念和君主制思想的。很顯然，那個時代的故事、史詩的作者也不例外，即不可能是無神論者；也不可能是共和制者。但人民却始終是反抗壓迫，嚮往着美好生活的。人民目睹周圍那些任意胡為的統治者的罪行時候，就要以藝術加工的方法創造出其理想的英明統帥的形象而反對那些殘暴的統治者——帝王。

人民對那些統治者站在一個行列的任何宗教也愈是加以反對的。比如在“格斯爾史詩”中的每一章節里，均強烈地抨擊喇嘛教就是一例。

引起我們的興趣的並不是反映在古代故事、史詩中的那些宗教信仰，而是反抗當時的宇宙、政權和社會黑暗統治的人民的鬥爭。這些學者對這樣重要而又有興趣的問題為何置於不理呢？從“格斯爾史詩”中，除此以外還要找什麼其他的階級鬥爭呢？我們怎能抹殺人民的這樣豐富的想象力及其在藝術上的鮮明完整的藝術形象和對於理想事業的堅定不移的信念呢？

這些學者在研究故事、史詩中的疑難問題上，也表現了露骨的粗暴態度，他們以其主觀的牽強附會的方法代替了深思熟慮的科學的研究方法，他們認為格斯爾既戴上了可汗的頭銜，且又多次地進行了戰爭，所以在“格斯爾史詩”中就不會有人民的階級鬥爭，於是就認定“格斯爾史詩”是一部

道地的封建帝王的傳記。

是的，在英雄的敘事詩——“格斯尔史詩”中戰爭的确是很多的，但問題不在於戰爭本身，而是在於戰爭的性質是什麼，主人公是為誰而戰？戰爭的鋒芒指向誰的諸種問題上。這才是他們所應當研究的問題。“格斯尔史詩”已經詳細地解答了這些問題：格斯尔是為了拯救在黑暗勢力壓迫下的人民而降生人間的，擺在他面前的任務是神聖的，格斯尔正是為了這個目的而進行了戰爭。這樣，我們能夠因為格斯尔為解救人類無情地鎮壓了敵人而譴責他嗎？當然不能。就是故事中所描寫的格斯尔和薩萊河的那個可汗及其原來的部屬——朝統所進行的戰爭，也是帶有愛護人民的性質的一次戰爭。

因此，在“格斯尔史詩”中，通過格斯尔這個藝術形象的創造反映了人民希望出現一個能消滅世間的黑暗勢力，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創造和平生活和勞動條件的有才能的英明統帥的願望和要求。

想改變布里雅特“格斯尔史詩”面貌的企圖是使人奇怪的，他們在這次整理工作中表現了極其不負責任的態度。

他們認為布里雅特的“格斯尔史詩”的主人公是格斯尔，因此，如果一定說布里雅特的“格斯尔史詩”是取自蒙古的“格斯尔史詩”也未嘗不可，但是這樣只能使人們無法理解它的真實的思想。很明顯，這樣違背它的真實內容而否認它的本色是不可能不走向錯誤的途徑。其實具有布里雅特地方特色的，以及如上所述特點的布里雅特的“格斯尔史詩”，早經民間藝人傳誦下來了。如該共和國的圖茹也夫、達里北里夫、圖金米洛夫及其他許多人就能背誦布里雅特的“格斯尔史詩”卓著成名。

苏联的人民口头文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蒐集研究各种各样的“格斯尔史詩”，使这一光輝的故事不仅成为布里雅特人民的，而且也是苏联人民的文化財富。

研究人民文化遺產的工作，已經引起了科学研究机关和学者們的異常重視了。

(原文載“苏联文学报”)

格斯爾的故事的 三個特征

蒙古人民共和国語言学副博士

策·達木丁蘇榮

總 論

“格斯尔的故事”这部偉大而輝煌的史詩，廣泛的流传在从熱帶的恆河到溫帶西伯利亞的阿穆爾河；从南方的黃河到北方吉倫加河这样廣闊的地区。从远古時代到今天，中亞的說唱詩人仍在演唱這部史詩。当喇嘛們在寺院里仰求涅槃的時候，当封建王公在宮府研究古代帝王世系的的時候，引起普通人民兴趣的，是偉大的英雄格斯尔可汗和他美丽的妻子若格貌，以及他的三十名勇士的英雄事迹。使他們厌恶的是叛徒朝同王。識字的人亲自閱讀這部英雄史詩，不識字的人在那漫长的冬夜里听着說書人的演唱。

除有說唱詩人能够传誦“格斯尔的故事”，还有蒙、藏文写本“格斯尔的故事”多卷。蒙、藏人民这部优美的詩篇，引起了世界各国學者們极大的注意。

仅就东方來說，十八世紀下半期，在蒙古和西藏便有人开始研究“格斯尔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广泛地流传在人民中間，蒙古人苏木巴罕布·伊希巴拉珠尔和察哈尔“格布

西”劳布仓初魯特木，首先开始了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工作。他們在明确了“格斯尔的故事”性質的同时，还致力于格斯尔可汗身世的探討。

在俄国和西欧研究“格斯尔的故事”，到现在已經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有关“格斯尔的故事”最初的介紹文章，是由俄国学者、旅行家帕拉來斯于一七七六年在俄国印行的。一八三九年，俄国学者施莫迪特在彼得堡印行了蒙文本“格斯尔的故事”和它的德文譯本。俄罗斯学者阿·包博魯尼科夫在他一八四九年出版的“蒙古語法”一書中研究了“格斯尔的故事”的語言。一九三六年，苏联学者斯·阿·郭增将七章本“格斯尔的故事”譯成俄文出版，并作了一篇长序，全面介紹了本書；論証了“格斯尔的故事”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此外，俄罗斯学者普察宁、格洛基·列里合、欧洲传教士阿·傅兰科、蒙古学专家洛培尔、法国达維德·尼勒女士和西藏喇嘛永格丹等人，研究“格斯尔的故事”都有很大成績。但是，这些学者們对于“格斯尔的故事”的研究也有过一些缺点。

多数研究者認為格斯尔可汗不是西藏和蒙古的英雄人物，把他竟說成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大家知道，許多民族虽然都有相互接受下來的文学作品，但是不应过份強調这点，把一个民族的所有作品都看成是接受了另外民族的东西。这种观点是錯誤的。如果企图把不同国家不同作品的英雄人物們划个等号，說成同出一源，那么将导致一个民族的艺术作品和它的英雄人物都将被包括世界主义的圈子里面，变成世界共有物的錯誤观点。基督教神甫傅兰科当他記錄西藏民間故事時，把“Гэсэр”（格斯尔）这个

名称錯誤的記錄为“Rəcap”，这是有意識的和古代羅馬愷撒的名字写成一样的。另外一个欧洲旅行家紹烏写道：格斯尔就是古羅馬或伊斯坦堡尔的皇帝在东方的称呼。

有名的汉学家尤·卡拉帕尔特也認為格斯尔是中国三国時代的“关帝”。其实这种把格斯尔說成是另外一个民族的英雄人物，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測。也曾有过这样的实例，因为“格斯尔”这个名詞的音接近成吉思汗弟弟的名字“合撒儿”，所以学者察宁根据这点，曾一度把格斯尔和成吉思汗联系起来。从那个时候起直到晚近時期，便有不少人說什么成吉思汗和格斯尔是一个人，或說什么“格斯尔的故事”和“蒙古秘史”出自一个底本。关于这个問題，苏联学者們曾經进行过多次的討論和批判，肯定成吉思汗和格斯尔之間，是沒有任何关系的。

为什么“格斯尔的故事”的某些研究者（如卡拉帕尔特等）認為格斯尔可汗和关羽是一个人呢？这是因为蒙古和西藏人民把清代所建立的武庙——关帝庙誤称为“格斯尔庙”而引起的說法。

中国的“关帝”是公元三世紀的名将关云长的封号。关于他的忠勇的史話在民間广泛地流传着。在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中，把这位將軍的丰功偉績作了优美动人的描写。这也就对于关羽的名聞于世創造了条件。十六世紀末叶，中国明神宗朱翊鈞曾封关羽为“大帝”，十七世紀初滿洲統治者入据中国之后，接受汉人的文化，更封关羽为“忠誼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关圣大帝”，关羽的庙被称作“武庙”。但是，不論汉族或滿族，并沒有人知道格斯尔可汗，也不曾有过汉文本“格斯尔的故事”。

滿洲人侵入蒙藏地區後，在蒙藏各地駐屯軍隊，大事修建關帝廟，作為駐屯軍所信奉的武神。

凡是到當年滿洲人占領地區的人，就會見到很多關帝廟。僅僅位於蒙藏中間的甘肅省境內，由國家建立的關帝廟就有六十五處之多。

為了接受滿清皇帝的保護，以章嘉·如爾巴道爾吉為首的上層喇嘛們，故意把關羽當作黃教之神“扎木蘇仍”佛來傳布。這種把清朝皇帝所信仰的關帝和喇嘛所信奉的“扎木蘇佛”佛二者統一起來，是有利於鞏固清廷和喇嘛之間的關係的。除此而外，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的英雄人物關雲長，和印度教、西藏教的“扎木蘇仍”佛沒有任何關係。這正如喇嘛們借“滿洲”和“曼殊”兩個詞發音的接近，把滿洲皇帝當作“智慧之神”曼殊希利（文殊菩薩）的化身宣傳一樣，同是無稽之談。喇嘛們從來沒有把格斯爾當作佛陀拜過。但是他們倒利用這位在人民中間有極大威望的英雄的名字，寫過“格斯爾倉”等祈禱的佛經和宣傳宗教教義的經卷。但是它不同於“格斯爾的故事”。格斯爾可汗不是關帝，不是羅馬的愷撒，也不是成吉思汗，更不是佛教之神“扎木蘇仍”，是另一個實有其人的英雄人物。

我在列寧格斯跟蘇聯學者們一起學習的時候，從一九四八年開始研究了好幾年“格斯爾的故事”並得出以下三個結論：一、蒙古和西藏文本“格斯爾的故事”各有獨特性；二、總的來說，“格斯爾的故事”是人民的創作；三、格斯爾是歷史人物。現在把上述結論的某些部分和某些論據，簡括的寫出來供讀者們參考。

關於“格斯尔的故事”的諸本之獨特性

· 各种蒙文本“格斯尔的故事”

一、北京版“格斯尔的故事”

这里所說的北京版“格斯尔的故事”，乃指一七一六年在北京刊行的七章本“格斯尔的故事”而言。一九五六年，苏联学者郭增曾把这部“格斯尔的故事”譯成俄文并附一篇研究文章出版。远在一百年前（一八三九年）俄国学者施莫迪特把“格斯尔的故事”譯成德文，并将蒙文原本和德文譯本在彼得堡出版。一九五五年，在呼和浩特重版了这本“格斯尔的故事”。

这部“格斯尔故事”的簡要內容是：

第一章写玉皇大帝命令格斯尔下降人間。那时候天下正处在混乱时期，以强凌弱，以寡欺众。格斯尔便是为了扫除人間的痛苦疾患而誕生的。

残暴的統治者朝同王竟把格斯尔和他的父母逐放到遙远北方的沙漠里。他們寄居在破旧的茅棚里，过着极端貧困的生活。这时格斯尔大显神通，使干旱的沙漠湧出了水，使荒涼的原野上百草丛生，使牧草变成牛羊，不久就成了富人。朝同王得知这个消息后，便亲自出馬到格斯尔家抽稅納捐。这时格斯尔送給朝同王一匹駿馬。那匹性情猛烈的快馬，馱着朝同王跑了几天几夜，朝同王无力勒住馬韁，受了几天苦，好不容易才回到家。幼年時的格斯尔曾經是以貧穷的小伙出名，然而他却几度战胜封建主和上层喇嘛，娶了聞

名的美人若格貌高娃作妻。在这里，鮮明突出地表现了格斯尔可汗对封建领主的反抗。

第二章写格斯尔可汗消灭吞食众生体大如山的黑花虎，用虎皮做箭囊和裙子。歌颂了大丈夫的英雄气概，夸张地描写了普通猎人的生活。

第三章写中国巩瑪（原注：是藏族对中国皇帝的尊称）皇帝的皇后之死，給皇帝带来了巨大的悲痛。皇帝抱住皇后的尸体不放，并且下令全国老百姓哀悼，不論是坐着的人，站着的人，走路的人，必須就地痛哭致哀。

为此，人們特請格斯尔去劝慰皇帝。格斯尔用各种方法安慰皇帝，解除了他的悲哀，娶了中国皇室的公主回到了故乡。（这里很幽默地描写了追随死者之后多日吊孝的情形）。

第四章写格斯尔鎮压十二头魔，从魔鬼手中救出妻子阿若洛高娃的經過。

第五章写的是“格斯尔的故事”的主要部分——沙賽河战役，格斯尔大战从北方侵入的魔鬼。沙賽河三皇企图乘机搶去了格斯尔的妻子若格貌高娃和侵占他的家乡，挑起了侵略战争。格斯尔的叔父——朝同王，投降了敌人，他的家乡成了沙賽河三皇的領地。沙賽河三皇搶去了若格貌高娃。格斯尔回到家乡严惩叛徒朝同王，战争相持了多年，终于击败了沙賽河三皇，救出若格貌高娃。在这一章里叙述了格斯尔可汗保卫家乡的正义战争。

第六章写的是：从異乡来了一个变作喇嘛的魔鬼，以施仙丹为名使格斯尔变成驢，带回自己家乡，用各种苦役折磨格斯尔可汗。格斯尔可汗的妻子阿魯莫尔根打败了魔鬼，救回变成驢子的格斯尔，向他身上浇撒仙水，恢复了格斯尔的

本來面目。在這章里以諷刺筆法揭露了狡詐的，欺騙人民群众的喇嘛們的丑惡面目。

第七章写格斯尔可汗从地獄救出自己的母亲，送到天堂成神的經過。同样也很幽默地描写了阴間地獄的情形。

有人传说这部七章本“格斯尔的故事”是由章嘉呼图克图在北京出版的。但这不足凭信，因为这部七章本“格斯尔的故事”是一七一六年出版的，而第一世章嘉呼图克图在一七一四年圆寂，第二世章嘉呼图克图又是在一七一七年出世的。所以章嘉呼图克图并没有参与“格斯尔的故事”的出版工作。不过，那时却有不少学者被召至北京翻译佛教经卷，我认为也许是当时这些人趁机将这部人民所喜爱的作品夹杂在佛教经典中印行的。

二、扎揚庫倫本“格斯尔的故事”

我所說的扎揚庫倫本“格斯尔的故事”，是指一九三零年前后在扎揚庫倫——今之公园城发现的手抄十九章本“格斯尔的故事”。现在这部书保存在蒙古国家图书馆。本书包括了北京版七章本“格斯尔的故事”的全部。这两部书的内容虽然大同小异，但它们的文句不一样。因此这两部书当是一个底本的不同译本，或许是根据同一个底本的不同人的转述记录而形成不同本。这样我们可以大体上肯定扎揚庫倫本“格斯尔的故事”不是出自北京版“格斯尔的故事”，是另一种本。因为扎揚庫倫本“格斯尔的故事”的藏文名词是仍在原封不动的保留着，而北京版本中的许多藏文名词已用蒙语译出。由于扎揚庫倫本把北京版“格斯尔的故事”的某些章节分成了几个章，所以它的章数竟成了十九个。其实扎揚